

黑夜過後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蕭士龍修復促進者

時入初冬，一個飄著細雨、天空泛著藍暈的傍晚。

社會新鮮人兼新進業務的他，剛拿到公司配給的新車，緊張又期待地駛在返回公司的路上，希望今日的成果能達到主管的要求。十字路口的另一端，身為一家之主的他，剛結束一日工作奔波，腦中滿滿是家人的笑容，加速轉下機車的把手想盡快返家晚餐。

兩個本應無關的人，在一個路口遭遇、碰撞。劇烈的聲響、破片處處的畫面，成為新手社會人永生無法逃離的惡夢；準備回家的爸爸，終究沒能走出急診室。

警察訊問與檢察官偵查的過程，於未曾接觸司法案件的人而言，都是折磨的經驗。縱使亡者的家屬都明白這是一個意外、是悲劇，但每個夜裡，他們都曾夢見自己的父親、自己的丈夫活著跟他們一起生活、歡笑，彷彿一切都未曾發生，但夢醒後卻又是他已不在身邊的惡夢現實，那個要反覆確認事發時間地點、碰撞方式、力道、與他倒地方式的現實。

隔年春，他們迎接不太快樂的新年，多次在偵查庭的落淚、痛哭仍未能讓事情有所進展。檢察官觀察狀況許久後，向家屬提出建議，詢問他們是否願意接觸修復式司法。這五個字聽起來太過陌生，只能隱約從解釋中知道有人會陪伴他們慢慢討論這個事件，走出心中的創傷。

「但這談何容易？」簽下參與同意書時，他們都抱著極大的懷疑感。

兩位修復促進者，帶著微笑走入他們的世界，完全接納他們各種充滿懷疑的詢問與不安感，用沈穩清晰的敘述，解說程序運作方

式。讓這段時間如在狂風暴雨中行走的三人，能感受有股沈穩而溫暖的力量漸漸靠近身邊。

「你願意試著說說看，這段時間的遭遇嗎？」

由這句話做為開端，亡者的遺孀跟孩子們試著正面看向自己心中的恨意與痛苦，從悲劇發生的第一天敘述喪親之痛。而飽受指責的肇事者也在促進者的相伴跟深度會談中，顫抖著肩膀慢慢陳述在這場車禍中倖存的自己，是懷著如何的心情看著一切漸變得失控、互相控訴。這些參與者第一次感受，原來嚴苛的司法程序中，還是存在著願意伸出柔軟的手接住他們痛苦的人。他們共通的心聲都是沒有人願意遭遇這些，都希望對方可以瞭解自己的痛苦，而不是反覆的指責及逃避或被認為逃避。

而這些，都在眼前修復促進者溫柔的微笑中被接受及包容，像是身邊多了一個陪伴他們面對這場悲劇的人。

肇事者拭著腫脹的眼角開始陳述自己無數次在惡夢看到的畫面。自事發那天起，他未曾真正闔過眼。因一閉上眼，當時撞擊的畫面全在眼前重現。碎片飛散的情境、沾著血跡的柏油路、亡者痛苦無助的眼神、自己倒映在他眼中的恐懼表情以及背景救護車警鈴響徹雲霄的刺耳感受，每一次都讓他害怕落淚、夜不成眠。每一個接受審訊的白天，他食不下嚥，想到要面對那些銳利帶著指責的眼神，他就止不住的從心中蔓延到全身的顫抖。他多麼希望這一切能倒轉到沒發生之前，就算讓他自己翻車受傷死去都好，也不要跟他發生擦撞。

亡者的遺孀與女兒在回想之始、陳述之前，淚水便如潰堤般落

下。家人不在的日子才短短數月，世界就急速地變成他們陌生的樣子。假日的早晨再也沒有丈夫、父親惺忪著雙眼說早安，平日的晚餐桌邊永遠留著一個空的位置、一雙無人捧起的碗筷。原本平淡卻圓滿的生活破了一個大洞，曾經的單純幸福全都從那裡流洩殆盡。每一次在法庭上的碰面、他們都直直地看著坐在被告位置的肇事者，但只看到他恐懼跟逃避的眼神、像是什麼都不想管一樣，讓他們更是怒不可遏。

連續數月都在壓抑的情緒漸漸流洩出來之後，他們都看到了悲傷與痛苦的濃霧之後，是心中巨大的裂痕。修復促進者詢問他們「如果有機會，願不願意試著把這些跟對方說出來，取得一個修補心中傷痕的機會」時，他們決定試試看。

那天的對話並沒有兩方針鋒相對，時時要提防的氛圍。在修復促進者的陪伴下，他們圍成圓圈，試著聆聽彼此的哀戚與痛苦。肇事者第一次決定鼓起勇氣、直視著亡者的遺孀與女兒，將這段時間自己每天的惡夢說出口。聆聽著的遺屬們也首次發現，這個看似逃避現實的年輕人，從未放下過這件事情。而是獨自承受著對一個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來說太過沈重的壓力。

至會談終了時，他們向彼此傾吐這段悲劇下的經歷後。起身來握手向對方致意，而他的遺孀決定輕輕擁抱這個帶走他丈夫生命的年輕人。或許恨意與悲傷一時無法消滅，但由這場車禍帶來的無盡黑夜，似乎能漸漸透出一道曙光。本案最後並未達成賠償的協議，但透過數次對話，願意改變態度與想法，重新衡酌雙方的狀況調解賠償的方式與內容。



撰 稿 人 小 語

車禍致死類型案件執行，經常受限於當事人現實的經濟狀況與需求等條件，往往未必在修復會議中達成實質賠償的協議。唯修復式司法的精神在於促進雙方能嘗試瞭解對方的立場與感受，讓加害人有良好的環境能訴說自己在案件的狀況，讓被害人能看到一般審理過程中看不到的案件面向，進而更有能力面對事件造成的創傷與痛苦。縱使未能有具體的賠償條件協議，但雙方當事人過程中能聽到對方想法的機會，都是讓他們治癒自己心中傷痛的力量。